

刘建民

1981年七月七八九

时光荏苒,岁月短暂。还没觉得自己干了点啥,就已经到了白头搔更短的日子。

这两天,线上线下,网内网外,高考无疑是热门。资历老的,阅历深的,抚今追昔话七七、七八,至于我辈,还是斗着胆子,说说1981吧。

那年七月七八九,我在津门参加高考。天似乎不热,好像还下了几滴雨。只记得在学校门口上了校车,落座之后发现竟与往常不同,车窗上挂着窗帘,车内凉风习习。因为车的怪异,感觉从母校到考场,一路上车队收获无数的目光。后来得知,这是厂子里专门为子弟们派的空调车。这也是我第一次乘坐有冷气的车。

空调车也冷冻不住内心的紧张,到了考场所在的学校,短短的十几分钟,我竟尿意满满,跑了两趟厕所。

紧张之中,也有走神的时刻。第一门考语文,发下卷子,填罢姓名、考号。我竟想起我哥来,在我准备高考的那一年里,他也曾跃跃欲试,捧着那套得之不易的自学丛书,与我一道灯下苦读多日。摸着试卷,心中暗叹,要是他和我一同进入考场多好啊。考试内容已漫漶不清,前些天有同学说当年的作文题目是《读<毁树容易种树难>》,我咋记得是就《金星银星不如自己的草屋》写篇感想。并且我还围绕自己的草屋大放厥词,从未想过为什么自己不能有金星银星。

中午考罢,耀眼的车队把考生们送回家。下午乘车再赴考场的时候,发现语文老师一脸配色,一副了了大事的快意神情。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曾自信这辈子不会忘记一道数学高考题,可惜记忆已被岁月的风剥蚀殆尽。只记得有一道大题没做出来,犯了平时每次总先在脑子里把题做一遍的老毛病,找不到解法的那一刻竟怀疑题是不是出错了,等落在纸上寻到思路时,已没有时间了。

中午进家时,我懊恼地踹了家里的椅子一脚。正在端饭端菜的母亲好像瞪了我一眼,似乎还说了点什么。那几天的饭菜真丰盛啊,四菜一汤,鸡蛋炒西红柿,肉片焖扁豆、拍黄瓜等,以至于很多年后,说起我的高考,家里人都会提到我二姐说的那句玩笑话:嗓子都吃歪了。

吃完午饭,在等校车的时候,教数学的那老师慢慢地走过来,笑着缓缓地问:能上90吗?我摇摇头;也就75。那老师面色一暗,不再言语。我愧由心生,从此不再敢面对那白净、平日子里不苟言笑的面容。我那天也的确没撒谎,不多不少真的就考了75分。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竟然在梦境中见到了我的数学老师。当我后来在同窗聚会时把这事儿说给大家时,一位同学对我说:那老师去世了。掰着手指数算,他离开我们的时间,正是我梦见他的日子。这么多年,那老师一定一直惦记着我!

装与不装

杨福成

不装的人,就可谓是实在人了。但这是一个虚伪的时代,不装的人没有几个。

站在高楼上,看看匆匆忙忙的世人,一个个带着面具,便知道装啥的都有——装大款的,装有学问的,装多的,装孙子的,甚至,美女也有装的。

去某单位办业务,看见一位美女真的很漂亮,不自觉地夸了几句。出了门,有人悄悄地告诉我,你觉得那女孩漂亮啊,漂亮啥啊,是假的,从韩国装的假鼻子假脸。这么一说,就感觉耳边有“咔嚓咔嚓”手术刀飞舞的声音,再想想那“美女”,真有点惊悚。

装与不装,是个人的自由,但现实是,不装,让人笑话,装了,也是让人笑话;装,成了真实,不装,成了虚伪。

一块吃饭,经常会遇到张总王总李总,他们都大讲特讲自己多么有爱心多么有公德,一深入了解,才知道他们是借着这些虚套装点自己的门面,真实的目的是捞资金捞项目。但他们还西装革履装人物,并且装得很自然,很大方,很理所当然,装不装的人反而不舒服,反而不自然,反而感觉自己在是装。

难怪有人说,“内容再好的书,封面也要精美才能够吸引人”,可问题是,现在好多人的“内容”不好,“封面”装得太精美。

某网友,我们经常联系,他很客气,整天说欢迎你来我们这儿作客啊,你来了我好好照顾呀,等有一天我到了他那儿,他电话都不接了。我们也经常遇到,即便接了电话,也多是谎称出差了孩子感冒了老妈老爸住院了,您下次再来我一定好好招待。

装亲热装近乎装实在,实际上,都是在玩虚的玩假的玩空的。

朋友小李,朋友遍天下,可有一天他落难了,要借500元钱,借来借去,电话本都翻烂了,愣是没借到。最后将信将疑地借到我这儿,我给了,他千恩万谢,把我搞得稀里糊涂,世界这是咋了,人际这是咋了,装着你好我好,浅浅一试,全都拉倒。

一位朋友很幽默,笑话某人虚伪时会说——那家伙一定是属麻袋的吗?真能装。

他说这句话时,总是半醉半醒,亦真亦假,可装的人却总是条理清晰,一点都不糊涂,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人生犹如一只行走的麻袋,都是空去空来,无论装与不装,无论装了多少装了什么,都不能改变自己仍然是一个布做的口袋。

晓此,那还装啥?

刘 芳

初夏,风轻花开,一片绿意。在办公室呆久了,想到外面去走一走,释放自己有些焦虑的情绪。于是,一路向东,来到一个宁静清明的小村庄,漫步在一条开满野花的乡间小路上,享受着片刻清风鸟语的宁静。

东村住户不多,一条细长的小溪穿村而过,把不大的东村分成两半,一边炊烟袅袅,一边绿意沉沉。

村中有一条窄窄的水泥路,随着小溪欢喜向前,一直通往荠麦青青的田野。我漫步在草丛丛生的小路上,仔细聆听,约约能听见麦苗上的风声。周围层

欧 阳

大概是供血不足吧,时常犯晕,看不懂的书真就看不动了,于是找了本有关艺术社会史方面的书翻阅。一不小心,这也就知道了,在艺术史的长河中,原来我们强调的阶级性表现(再现)是很晚近才有的,关于画作的阶级形象和属性分析理论当然也是如此。

这些说法出于洋人之笔,所指也是洋人绘画。本来嘛,理论上阶级概念的出笼是近现代才有的,之前当然没有这样的观念,奇怪的是,作者认为实际上阶级属性这种意味早在理论未出现之先就一直存在;还没有出生的“想法”如何能够表达呢?再看中国国画,那些山山水水的文人构图,除了墨客的胡思乱想外,难不成真的有阶级意识内含其中吗?

我不太懂。不过看到理论家借用论证的一幅画,却导出了留存于脑海中的往昔记忆。作者列举了卡洛利·费伦茨(karoly Fenczy)的画,扔石块的男孩(Boys Throwing Stones)。画面是河边的三个小男孩,两个站立的侧身,一个在扔石块,另一个裸露上身的茫然地目视远方,后面的一个弯着腰在捡石块。这幅非对称空间结构的作品,描绘的是河边男孩正在扔石头,主题是表达既不工作也不上学的少年在打发时间,画中视野指向的未来模糊不清。据说这幅



一个人最可悲的就是为了别人的看法一味地改变自己,到了最后,做不成别人,也找不回自己。

赵春青 画

数里乾坤字多情

韩传栋

在我的求知生涯中,数学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对它的感情无以言表,大学专业学的是它,求职谋生靠的是它。和大多数人一样,曾经有过它枯燥乏味的感觉,可真正走近它,才觉得它美妙,正如古希腊数学家普洛克拉斯所说:“哪里为数,哪里就有美。”

世事再纷繁,加减乘除算尽;宇宙虽广大,点线面体包完。这首诗,到位地概括出了数学的简洁明了,数学和诗歌一样,有着独特的简洁美。数字和一些美好事物联系在一起便妙不可言。如十个数字:一元复始,一帆风顺;双喜临门,二度梅开;三阳开泰,三思而行;四通八通、四海为家;五世其昌,五官端正;六根清静、六艺、六合;七情六欲、七曜、七略;八面玲珑、八面威风;九霄云外、九转金丹;

层叠叠的绿色,让人神清气爽。我就这样慢慢的走着,独享这份久违的清新与宁静。这里的空气温润,小草,小花,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树木,在胖嘟嘟的太阳下,郁郁葱葱。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独自行走,就像现在这样静静地走着,或者坐着,倾听风吹草木的和谐之声,静观片片绿叶在风里摇曳,阵阵清香绕鼻而来再悄然沁人心肺。很快,在这样的境界里,我忘却了所有的不快,内心有一种轻盈满足的惬意。

眼前,小路旁原本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在清风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下,又一个一个苏醒过来,大片的绿色在我眼前一直延伸延伸。野桃树上有着麻雀欢天喜地,我想走近拍下它们,可这些小精灵们调皮

不同层级的文化想象

图是少有的、没有明显或者说刻意阶级性的作品,有点印象主义的感性随意。

无论是构图还是它的单色调我都很喜欢,这个和艺术无关,和所谓的阶层烙印也不搭界,看着这幅画我一闪念就回到了蒙昧的少年……从小学到接近初中毕业,小伙伴们每个夏天都会到河里游泳,在河边扔石块打水漂,完全不知道彻底的裸体是一种艺术,所以从没想着摆个姿势,只是无忧无虑的送别每一个夏日。

正如理论家所说,补丁衣裤和化纤(的确良)面料奢侈的服装一去除,文化(文明)意味的服饰分级遥远得没了影儿,所有裸身小人都是平等的,可能真是没有阶层意味,加之大家同属于无产阶级,故而光屁股的孩童们都很开心——平等总是让大家都很开心。有能力的,比如水性很好的,或者是学问、家庭背景好的,都不会因为丧失了高人一等的衬托而不快乐。

得很,“哗啦”一下就飞向远处,留下一些振翅的眩晕。我慢慢地靠近,发现树上有几个小桃子,毛茸茸的。我想,这就是大自然慷慨的怜爱,每一棵树都会结果,每一棵草都会开花。

一路往前,可见小溪边三五间矮矮的小瓦屋,那是时间留下的沧桑见证,歪歪斜斜的,或许是主人不愿让它们倒塌,用一棵枯树顶着小瓦屋。墙角边堆着弃置的板凳和桌子。有些孤单的老人闲坐在那里抽烟、抓痒、话家常。偶有一只土狗跑来磨蹭着老人的裤管表示亲热后,又跑开去。歪斜的小瓦屋旁,必有一幢新修的楼房,门口挂着红灯笼,贴着大喜字,这是双喜临门的人家。在浓郁的乡土气息里还透着不曾远去的喜气。

任时光绽放成六月繁花

这种被那个时代规范,从不用思考论证,甚或是无意识的直觉意念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和我相伴随行。坦白说,即便不是怀念,但也确实很喜欢那样的时光。

然而,这些虚幻的美好时光终于还是被颠覆了。几十年后,当我再次和幼时的玩伴坐在方桌边念叨那些场景的时候,很多的讲述却有些让我意外;在他们的记忆里,相同画面在内心的痕迹是另外的模样。尚能吃饱饭的机关花朵,饥肠辘辘的农村幼苗,快乐的眼眸后面都有淡淡的感伤;在那个年代,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总有自卑阴影深藏。不是因为旧损的衣褶,也不是因为时刻饥饿的胃肠,而是因为远望的视线里,看不到理想的路,看不到离开田野的希望。

也许吧。客观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用当下的眼界总结那个光着身子的正午,又或者即便回到

夏爱华

时光如沙漏,一粒一粒滑向昨天。我痴痴地伸出双手,却一粒也握不住。时间如烟花,绚烂了整个夜空,却转瞬不见,消失了踪迹。时光如流水,汇聚于那个名叫“不断流逝”的深深海洋。任凭千呼万唤,也不复回归。时光如萦绕河畔的悠扬歌声,婉转缠绵,绕梁岂止三日?而回首间才知,歌者其实早已离去。这样形容时光,都还不够,时光应该恰如春日般短暂吧?且看宋代词人朱服的《渔家傲》,便更能知道时光的“无情无义”,让人何等伤感:“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恋树湿花飞不起,秋无际,和春付与东流水。九十光阴能有几?金龟解尽留无计。寄语东阳沽酒市,拚一醉,而今乐事他年泪。”原来春日真的无比短暂,只有短短的三个月,90个白昼与夜晚而已。

哦,江南,我的故乡。我一向认为,只有“春风又

不是每个观众都能成为知音

鞠志杰

火车站前的小广场,永远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样子,南来北往行色匆匆的人们在此稍做停留,然后奔向不同的方向,将一个清晰或模糊的背影甩给这座熟悉或陌生的城市。

我送朋友上车,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便坐在广场一隅的石凳上休息。

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和一个同样年纪的女孩儿各背着一套家伙来到我们前面的空地上,忙活了一阵,小伙子弹起吉它开始演唱,女孩儿给他弹和音。人们被歌声吸引过来了,越来越多,以至于我们不能再看到小伙子的身影。于是,我和朋友起身,也钻入人群中。地上有一张纸,上面只有四个字:卖唱助学。在这张纸的旁边,还有两枚某音乐学院的学生证。虽然难辨真伪,但朋友还是动了侧隐之心,掏出一张百元钞票,放在了他的琴盒里。

触景生情,一种苍凉之感猛然袭上心头。正值青春年华,非迫不得已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境地。再看小伙子,眼睛中似有泪光闪烁,让人更觉怜惜。

一曲唱罢,小伙子的琴袋里又多了些钞票,不过

站在高处,一亩一亩的绿色呈现在我的眼前。绿得那么耀眼。初夏的风儿带着枣花的幽香到处撒欢儿的玩耍。我使劲地吸,让这甜蜜的芬芳永留心间,随着步伐一起无忧无虑地逍遥下去。

我用脚无意蹭了一下蒲公英的小伞,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立马被风吹散了。看着这飞散出去的种子,我心中的一切不快才慢慢的释怀散去。这些植物都知道随着季节从容告别,我们又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唯有,像这朵散去的蒲公英,不去追,好好的对自己,别恣意无视握在手里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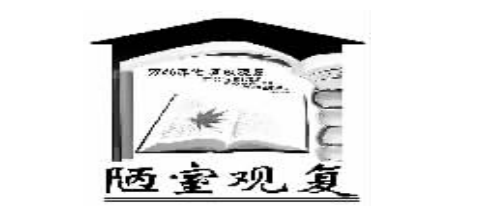
在越来越轻快的步伐中,我的心也越来越明朗,空气中植物的清香在东村弥漫,让我舍不得归去……

那些个烈日艳阳的夏天,真的在欢快的肉体里就埋藏着惆怅的神伤。可能是因为智力有限的原因,我从未有过,也从未体察过那种成熟,没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种复杂的智慧之光,在那个年代完全意识不到还有基于不同层级的文化想象。

其实即使是现在,我依然不能摆脱旧时沉迷的幼稚想法,总以为幸福是脱离了物化满足欲望的意念生活。不过,成熟的人应该不会这样看待现实的世相,阿Q的,或者说精神的构想更真实,还是那些展示出来的物化表象更真实,对我来说还真是难以看清楚。

很多时候人们只是站在私有的位置上设想世界,根本无法摆脱所处位置投射出来的印象,有自以为是的、高大全无所不知的慷慨激昂,就有项项蒙昧的夜行人想象金光大道,曾经的记忆,是被遮蔽所阻,还是潜意识里故意的营造呢?

假如世界真有阶层(阶级)的分野,即使没有自觉意识,像我一样,又如何能够逃避现实的刻刀呢?



任时光绽放成六月繁花

绿江南岸”美丽江南,才能挽留住时光的脚步。其实不然,时光依然快步向前。

真的,不管我是何等流连每一秒时光,不管我是多么深情地想要挽留时光,让它停下脚步,让我能够自由地徜徉其中,如入甜蜜温柔乡。可是不行,时光依然不依不饶地前行,穿过春天,来到了夏天。

我的心泪,凝结在胸前。我愿时光能够看到,我对它是何等深情,何等依恋。我甚至在心底抱怨:时光啊,你太残忍,你太无情,你太冷漠,你太自私。

美好的清晨,站在季节的窗前,轻盈地打开心窗,我心释然。原来夏天更加美丽,繁花若锦,隽永如诗。原来夏天更加优雅,有绿树如盖,带来一季清凉。原来夏天更加丰茂,一窗山海,任我拥抱。原来,不经意间,时光已经绽放成一朵6月的繁花,芬芳着我的生命,丰富着我的心灵。丰满着我的想象,丰盈着我热爱生活的激情。

任时光绽放成6月繁花,驻足在时光的花蕊里,我亦笑靥如花。

不是每个观众都能成为知音

都是些一元的零钞。我们退出人群,走向候车室。就要上台阶时,忽然听后面有人说话:“叔叔,等等。”回头一看,是那个弹和音的女孩儿。

朋友问:“有什么事吗?”女孩说:“首先要谢谢您。然后,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会给那么多?”

“这很重要吗?”女孩儿点了点头,还使劲地抿了一下嘴唇。朋友又问:“为什么呢?”

女孩儿说:“不瞒你们,我们已经唱了10多天了,每天收到面值最大的钞票是10元。人们只给那么点钱,是不是他唱得不好?他对自己都没有信心了,甚至还想退学转行。而您给这么多,让他感到意外。他叫我问问您,对他的演唱到底如何评价?”

原来是这样。朋友对女孩说:“他唱得很好。你回去告诉他,不是每个观众都能成为知音的。搞艺术很辛苦,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系统地学习,学业绝不可半途而废。”女孩儿听了之后,欣喜地点了点头,跑回去了。

20多年前,朋友也曾这样,在陌生的城市里,弹吉它唱歌赚生活费。那时朋友收到的钱,也多是1元的零钞。后来朋友事业有成,不再搞音乐,但在记忆深处,却永远记得那段卖唱的岁月。

有时,一颗心之所以能懂另一颗心,不是因为它们靠得近,而是因为彼此欣赏,以及共同的经历。

中,“千金”分弦的比符合0.618:1时,奏出来的音调最和谐、悦耳。

对称、均衡、简洁是数学形式美的主要特征之一。各种对称或均衡图形如等边三角形、圆、双曲线……及著名的杨辉三角形等,都会带给人们美的享受。

数字是有情的,更是有义的。相传,司马相如做官之后,有弃卓文君之意。卓文君察觉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别之后,二地相思。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不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倚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冷,春无雪,二月春风似剪刀。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相如读后很受感动,与卓文君和好如初。

提起数尤其是数学,我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大学毕业时我论文论说的就是“数学中的美”。记得那一年,我从S中学调离时,面对全班同学的不舍,我给他们的分别留言是:愿我们的友谊像小数循环,愿同学们的进步如几何直线。

而今我最想说的是:数里乾坤大,字里日月长。今生与君遇,地老天不荒。